

李花有信

三月春光正好，一团一团清新雅致的白，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自然地伸向沟谷和山梁，黑泥沟铺天盖地的李花一夜之间成了新宠。人们穿着红着绿，摆弄着各种姿势在花间陶醉。清香浮动，一个抬头，我恍然也见到母亲在李树下守望的身影，她略显凌乱的发丝间还点缀着几片花瓣。

母亲一年四季有忙不完的农活，却也是个爱花之人。她从田地干活时常常顺带一把花回来交到孩子的手中，有时是野花，有时是菜花。犹记小时候，屋后菜地周边有十几株李树，顺着菜地有一条小路，通向山住着几十家人的“小号湾”大院子。我家的包产地就在大院子背后的山上。每逢李花开的时节，母亲从山上劳作归来，哪怕背着背篓、拿着锄头，经过那段小路时也会在李树前停留一会儿，哪一枝率先绽放第一朵花，她总是知晓得很清楚。母亲专注地看李花的样子，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她身材高挑，肤色白皙，一头自然卷的头发分束于两侧，随意扎在耳后，蓬松的发间偶尔夹杂着几粒草籽，裤脚上经常糊满泥巴，但这一点都不影响母亲那张耐看的脸。她有饱满圆润的脸颊，挺拔的鼻梁，分明的唇线，尤其是那双长着浓密卷翘睫毛的双眼皮大眼睛，深邃中透着几分忧郁，比枝头初绽的李花还要自然好看。

我们几个孩子受母亲影响，也经常在李树下流连，每次听到母亲报告李花盛开的消息，明明知道，也还是开心得像起飞一样，再次奔向菜地，找到母亲提及的那株李树，然后在每棵树下饶有兴致地东寻西看。李花开了，我们最喜欢干的活儿，就是被吩咐去那块菜地里摘菜和当护花使者。母亲笑眯眯地说：“看紧点，一朵花就是一个李子，只许人看、不许人碰。”

陈进

我和弟弟年幼，不用干农活，经常一放学就自觉跑到菜地里“站岗”，风一吹，便高兴得很手舞足蹈，扬起脸，伸着手，试图接住空中飘飘悠悠的花瓣。有时我俩也在菜地里做躲猫猫的游戏，只要有人靠近就理直气壮地大吼一声。

李花给我们一家人带来了美好的回忆，遗憾的是那么多李树，美好的记忆里就没有一幅关于吃李子的画面。李子成熟的季节，家里人很少能吃上李子，因为那些李树长在路边，无论我们怎么严防死守，进进出出的人太多太频繁了，李子还没成熟就今天几个、明天几个地递减，到真正成熟时已寥寥无几。没过几年，那些李树不知啥原因，所有树干长满厚厚的白斑，相继死去了。父亲说：“死了也好，反正每年结的李子自己都吃不到。”成长路上，我们少了一份因李子而奔跑的快乐，很快被新的快乐填充，而母亲却不一样，干活后经过菜地时，仍然会停留一会儿，望着光秃秃的菜地边缘，淡淡地说：“可惜了，那么多的李子。”

时光悠悠流转，我们几个孩子长大，相继离开了家，心中存储的李花情早已淡去。未曾料到，父母奔古稀之年时竟将“小号湾”后的山坡地变成了一片李树林。问及原因，父亲认真地回答：母亲喜欢。每年三月，母亲乐呵呵地打电话告知山上第一朵李花绽放的喜讯。亲近李花，再度成为我家的美事。我们老少相携，沿着弯弯曲曲的土路，缓缓向后山行进。几十年后，“小号湾”大院子的模样彻底变了，村民相继搬出，要么去公路边新修了房子，要么住进了城镇。远远眺望，那片李花越过大院子葱茏的树丛，仿若春山腰间系了母亲同款的花边围裙。山里很寂静，春风轻拂山坳，无数洁白的花瓣挣脱绛紫的萼片，在晨光中舒展自如。万千玲珑剔透的小玉盏成团成簇地傍在

枝头，纤细的花蕊轻轻颤动，引得群群游蜂忙不迭地扑入花心，翅膀沾满月光的芬芳。母亲笑意盈盈，漫步于花丛之间，一会儿这棵树下凝望，一会儿那棵树下轻嗅，嘴里喃喃自语：“今年李花开得好，像人一样笑嘻嘻的！”

母亲终于有了闲暇时间来伺候喜欢的李花，也满足了我们少时没吃上李子的心愿。年老的母亲闲不下来，仍喜欢干农活，有事没事都在田间地头转悠。知道我们回家了，她也匆匆归来。和她一同回来的除了新鲜的蔬菜，往往还有一把时令的花，可能是映山红，也可能是萝卜花。在母亲所爱的花花世界里，最开心的还是每年三月召唤我们去观赏那半山的李花。微风轻拂，李花的花瓣如雪片般纷纷飘落。母亲穿梭林间是笑得最舒展的那个，她斑白的发间沾着花瓣，像李树林的一部分，显得出奇的和谐。一家人漫步于李树下，赏花、谈天，成为古稀母亲三月里独有的仪式感。

可惜，这样美好的召唤没有持续几年，李花按时怒放时，母亲的电话却很难按时抵达。她的脑萎缩得厉害，多次因梗阻而住院，许多日常琐事渐渐忘却。提起李花，她很开心，想去看看，却已没有上山脚力。2019年夏天的一个正午，已经痴呆的母亲，悄悄打开家门去了另一座山上，没能找到想去的李树林，最终化作了一朵褪色的李花掉进泥土，再也没有回来。

又一个三月到来，我辗转在异地山头的李花丛中思念老家后山那片李花。一朵一朵清新雅致的白，浮在千枝万柯的长长抒情里，我在恍惚间总看见母亲站在光影里，微卷的银发在漫天的白花中浮动，她慢慢转过身来，对着我浅浅一笑，好像在说：“今年李花开了，早点回家。”

盈盈春花浅浅开

在这个清风逸逸，鸟鸣花香的春日午后，我悠然闲适地坐在庭院的花架旁，望着那些蓬勃生长的枝枝蔓蔓，就情思缱绻，爱意不已，为这棵青松土，把那棵修剪扶正。我醉心其间，细观花姿，静听花语，花草把生命的旺盛力和无尽希望植入我的心间，也时常在不经意的瞬间，用一粒粒花苞和一缕缕新芽，惊艳了我的时光，丰盈着我的流年。

每个成年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都保有孩童的那份童稚与妙趣。我的花架上，最能点亮我双眸的，就是那灵动的萌萌的多肉植物。它们像一个个顽童，以叶的姿态展现出花的曼妙，让你不由惊叹，大自然何以能生长出这这般可爱的精灵。它们有的如莲花静绽，有的像一粒粒翡翠玛瑙，有的像一串串古币，有的又像缀满枝头的星星。更为奇妙有趣的是，掰下一片叶子，不久它就会萌芽生根见风便长。你不经意间一个回眸，又发现根下生发出一抹新芽，像一只只小手向你问好。有时米粒般微小的小花儿，又像和你捉迷藏，隐匿于繁茂的枝叶间。

我最喜爱的要数观音莲和熊童子。春天里，观音莲像冬眠初醒的妙龄女子，充满了生生之力，灵气逼人，叶片翠绿两两错开地伸展，叶尖透着星星点点的一抹红，像一颗颗美人痣，细看叶片上有细微的白色绒毛。真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它像一朵微型莲花悄然静开，却让我在阅读写作的目疲心惫间，一次次为我洗眼涤心，将内心的浮躁过滤。

熊童子煞是可爱，肥厚胖嘟嘟的叶片上，生着细小的绒毛，最有趣的是，每片叶子的边缘都有尖尖的红色“小指甲”，

李仙云

像极了熊宝宝的小足掌。这是儿子的萌宠，在他苦苦奋战高考的那些日子里，他特意将熊童子放置书桌旁，每到复习得头晕脑胀，短暂休憩之时，他总是捧起熊童子，有时看到枝叶间又长出几棵新芽，他会兴奋地扭跳起曳步舞。

十多年前在一个花市，我一眼就选中了像圆球一样，全身长着毛刺的小金星，它的两个小侧芽也像母株一样，长成了可爱的珠状。像三颗小星星牵扯着我的情思，果断买回家栽入盆中，没过几天，毛刺间竟长出两粒花苞，绽放之时纯白中带着透亮，花蕊像一缕缕小金丝，阳光轻洒其间，更像误入凡尘的瑶池仙子。十多年间，我精心侍弄，它已长成硕大的一盆，花开之时，几十朵竞相争妍，美得醉心蚀骨。

友人知我爱花成痴，送给我一盆牡丹吊兰，别看它花名富贵高雅，实则如村野乡姑般质朴随性，随手掐下一枝，见土就活。每到万物蓬勃生长的春天，它犹如吸足了天地自然之精华，枝蔓葳蕤，枝条匍匐着奋力生长，玫红色的花儿赶趟儿似的，开在翠绿的枝叶间。我是极喜爱像太阳般给人蓬勃生命力的向日葵的，而牡丹吊兰那一朵朵红花，淡淡的太阳，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总带给我太阳的温暖与光芒。

我爱花的情结似乎可以追溯到童年，那时庭院的花墙上，一盆盆凤仙花随风摇曳，我在花下看蜂喧蝶舞，母亲的织布机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那是我童年最美妙的记忆。从此，养花成了我生命中最妙趣横生的一件乐事，每每驻足花间，我就心生美好，烦愁皆消。其实诗意妙曼的时光，就隐于平淡琐碎的生活中，就藏在那一花一草间。



鸟戏枝头报春来 言农 摄于通川区鹿鼎寨公园

乡村素描(组诗)

赶场天

夜色浓稠，泛起的喧哗与躁动
超越了私语范畴，鸡鸣声起
黎明时分的偏远山村
一些年轻的俏丽脸庞
在手电光照中
轻盈地穿梭和晃动
这些摸黑起早的小摊户，在赶场天
通过日用小百货
表现出对于生活的热爱
皱纹密布的老农，用木讷守护传统
一担担乡村土货
饱含着泥土的深沉和纯朴
而天色也在这时完全敞亮
嘈杂不加掩饰，随着狗儿叫娃儿哭
一天的集市
在熙熙攘攘中拉开序幕

夜宿农家

高高堆积的谷垛，在农家的土地上
散发出温情和感动
隐约闪现的场景，与挥汗如雨有关
弯腰劳作的人们
结伴穿行在稻田之间
金黄色的田野
用广袤接纳日出而作
在阳光下午收，其实就是邻里乡亲
对于中国传统农事的敬重和延续
这样拾掇出来的谷垛
浸润着挚诚与温度
夜宿农家，能够在谷垛上酣睡一晚
说明主人绝对以诚相待
而你的梦境
就像庄稼一样饱满和香甜

小镇茶馆

靠在墙皮剥落的角落，孤单的人
如同村外那片绿色的竹林
历经风霜后，始终默不作声
玩着纸牌的一桌老人
盖碗的缺口透出丝丝热气
又被重重摔在桌上的一碟瓜子
震荡出两三滴茶水
今天是赶场天，屋檐下人潮如织
密集地堆砌
衬托着缭绕的乡村烟火
拿着相机的城里人
在一群小孩的追逐下
在集市中途失了方向
最终他拐进茶馆
就像那些不动声色的老人
背靠墙角
通过镜头，记录着似水柔情的生活

夜色中的山村

月亮悬空，洁净的夜色洒满山村
寂静停留了片刻
就在一束束灯火中
悄然远去，城里来的游客
在小河边点燃孔明灯
欢笑声四处弥散
小孩互相追逐

李伟

惹得小狗心急火燎
不时通过狂叫应对着变化的生活
村子中央的坝子上
一堆篝火“劈拍”燃烧
村民们成了主角，手牵手地舞蹈
让旅客入乡随俗，瞬间
成为手机视频中的流量人物
月光皎洁，山风轻柔，一张张笑脸
就此映红了篝火

夕阳下的田野

一条老牛，在主人的牵引下
缓缓走在杂草丛生的田坎上，途经
一棵黄桷树
树下聊天的村民
一起扬手打声招呼
夕阳西下的乡村
温情四溢的画卷，从远处望去
就是一幅水墨丹青
东晋诗人陶渊明描述的“田园归居”
或许就是这样的意境
老农镶嵌其间
朝着炊烟袅袅的土屋
迈大了回家的脚步
身后的牛儿
也摇晃着尾巴脚步轻松

冬天的田野炊烟升腾

十二月的乡下，鸟鸣清脆
一种只有农村才有的味道
比如池塘的水波、田园的安静，以及
天空的悠然
自始至终，都与大自然相生相伴
就像飘扬在土地上空云彩
不动声色，却谁也不敢否认
它的见多识广和有容乃大
风吹草低，翠绿一片
那是鲜嫩的庄稼
在大山深处，一如既往的淡泊自然
鸡鸣成群，在杂草丛生的山坡
上下嬉戏，左右蹦跳，宁静的小日子
在几口精力旺盛的土狗到来后
鸡飞狗跳的画面
让乡村别有一番风趣
炊烟升腾，从屋顶飘向四面八方
空气中的烟火味
久久不散
就像此时农人欢快的心情

心上的鸢尾花

无论何时何地碰见鸢尾花，总能给我带来亲切的乡情与平和的心境。

故乡无山无家，重复走的土路，是水的岸。我还不到十岁，常一个人去外婆家，经过一片阴森的坟冢，跨越一道浅窄的渠坝，拐弯处的湖陂，忽然从繁森的芭麻地参差出一簇簇淡紫蓝花，惊艳了我的目光。花影映映水面，风吹过来，波动花摇，曳曳生姿，上下呼应，双双荡漾，仿佛成群，我也就显得不那么心慌孤单了。索性停下脚步，采几枝花儿把握着手心，再抬头，便能望见外婆家的房子，敞开着大门。

外婆站在禾坪场迎我进屋，我扯开衣袋灌满炒香豆子，不肯落座，一手举着花儿一手捂紧霍霍作响的衣裳，跑去长堤坡下，寻找在此放牛的春元姐玩耍。她是外婆家邻居，长我三岁，很迟才上学，读了两年书又很早辍学。外婆私下说春元姐的父亲思想不开窍，压着两个“留级佬”儿子读书，把学习好的女儿当家中耕牛用。春元姐在放牛和打猪草的闲暇，喜欢捧着她哥哥的旧书偷看，因而识得荒野上的很多花草。她告诉我：餐桌汤碗里的黄花菜，在古诗词里名为萱草花，有表欢喜无忧之意；酸究究在外国小说中叫作酢浆草；缠篱绕柳的忍冬花，就是医药书上清热解毒的金银花；也是她最早为我手中的那束淡紫蓝花，取名“蓝蝴蝶”。她给我戴在两个羊角辫上，说我在风中奔跑的样子很好看，像一只翩然起舞的蝴蝶。

斜阳不知不觉沉落在西边堤岸湖面，我们

朱小平

的炒香豆子还没吃完，牛吃饱了，我头上的蓝蝴蝶花也被晒蔫了。冬元姐急着拉起鼓肚子牛去给她父亲“检阅”收工，我缠着她再倒回岸沿，采一大束蓝蝴蝶花。她遂了我的心愿，牛却在接近家的半途，撅起屁股站立不动。冬元姐赶紧递给我那把驱赶牛犊子的拍子，她在前牵扯牛鼻，我在后堵牛屁股。半截软泡沫拖鞋底板绑在小竹棍一端的做的蚊子拍，怎么堵得住喷洒而出的牛粪？我扔掉了那束臭气熏天的蓝蝴蝶花，有些沮丧，她遭到了严厉的责骂：“一下午你都在游魂，牛肚子瘪起招得穿。”冬元姐任由她父亲凶狠的目光，如鞭子般在身上抽打，缄口不提为我采花之事。转头还悄悄安慰我，下次带我去另一条河岸，那里有更大一片花海。多么知心的蓝蝴蝶花啊，让我顿时对她生出崇拜与依赖的两层情愫。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多年以前被春元姐唤作“蓝蝴蝶”的花儿，还有一个优雅浪漫又极富诗意的洋学名“iris(爱丽丝)”，意为彩虹。它的花形很像鸢鸟的尾巴，译成中文名叫“鸢尾花”。

我到县城上高中后，很少去外婆家，很难再看到鸢尾花。春元姐的消息，断续从外婆来我家时得知：她随“打工潮”去了南方电子厂，她找了厂里的远乡男友，她生了孩子，才发现男人好吃懒做，日子过得窘迫。外婆摇摇头感叹：迟了，鲜花若插在近处的牛粪上，知根知底，开枝散叶了还有娘家人帮衬。外婆掏出尘封已久的一张油画明信片，说是春

元姐曾经寄给我的，嘱我将来切莫学她的样，远嫁他乡。

那张明信片，是梵高1889年5月在法国圣雷米精神病院住院画的一一荒野盛开的丛丛鸢尾花。色彩鲜明明艳又丰富，葱绿色的叶片，平扁宽阔如剑指苍穹，花色蓝浓于紫，更显美艳。阳光色绚烂的花蕊，线条精致灵动，透露着葳蕤的生命力。主图背后的远处，隐隐绰绰夹着些许充满希望的白花橙花，似乎要把暮春消息延伸，传达到更远的远方。我从背面的邮戳日期猜测，这可能是春元姐热恋时寄来的，是在给我分享她爱情最初的甜蜜模样吧。

此时，我在异乡街头绿化带，看到丛丛簇簇的鸢尾花，想起春元姐，又想起了梵高在生命最后一年画的那张瓶装鸢尾花。背景墙的用色，依然未改他一贯热衷的暖色系一一阳光黄，只是花色由蓝紫变成蓝黑，色泽暗沉又忧伤，寥寥着笔几片生命绿叶，不安地拥挤于繁茂的花枝之间，侧边一簇挣扎着想要向上的鸢尾花，醒目地牵拉着头，无力低垂于花瓶外桌面……梵高将象征光明和自由的鸢尾花，永恒地留在纸上。我心中的鸢尾花，一直在心上。

孤独忧伤，也是生命难免的体验。远嫁的这些年，亲友们告诫我，不要只报喜不报忧。是啊，假若将那些意难平的情绪宣泄出来，分散给每一个甘愿替你承担的人，不也就缩小或消弭了吗？

这么思忖着，心上的那群鸢尾花，不禁四野绽放开来，在故乡又在每个当下。